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一層樓
第十二回 金夫人生辰議親事 白老寡二進賁侯府

話說爐姑娘，清秋長夜，驚寒不寐，與侍女畫眉談心事，直至三更。忽見窗上好似晃過一個人影，二人齊驚，起來看時，原來是一隻寒鴉，棲於斜枝，一陣風過時，影兒映在窗上的。二人才放心躺下，又說了一會子話，少刻，畫眉也睡過去了。爐梅一人合目而臥，又過了半個更次，忽聽遠處有人哭泣，忙抬頭聽時，卻是翠玉鼻息之聲，復又躺下，思量起自己身世，孤苦一人，母老父亡，想到其間，不覺又傷心起來。不意府院牆外，遠處村雞又高唱起來了。正是：清秋思君夜，寒風透窗隙。

疏竹葉落時，愁人睡也未？

一日，值金夫人生辰，夫人清晨起來，便往爐如閣上了香，又到介壽堂磕了頭，領了好些賞賜，回到逸安堂來，吃畢長壽麵，才受了府內上下眾人拜賀。德清、璞玉等都有慶壽禮物，惟爐梅所獻與眾不同，乃是一幅月白緞子上繡的一尊端坐出水蓮台上的無量壽佛，繡得眉目流輝，面帶笑容，栩栩如生，手內捧的司壽法瓶，上繡了個「壽」字。下面又繡了「福如滄海長天，壽比山嶽永固」十二個字，也是精巧無比。這正中了金夫人敬神禮佛的虔心，心中大悅，遂懸在逸安堂中廳，當著眾人之目供了。賁侯從外邊走進來，見其形容色彩之精巧鮮明，也贊賞不止。

一時，擺了午宴，夫妻二人對坐，吃過幾杯慶喜酒，金夫人發話道：「想來你我二人，年過五十，只有這一個兒子，年紀雖小，一生婚姻也是大事，也該早些商議才好；老太太也曾吩咐過此事，不知老爺心下如何？」賁侯道：「此事我也並非不慮，欲自京裡結親，只是地遠事繁，若聘個近處門楣相當人家，也似沒有個妥貼的，所以耽延至今。」金夫人道：「豈是沒有相當的，想來與其聘遠地公主、郡主，倒不如近處老親中尋的好。公主、郡主們雖好，總是乏嗣者多，這是屈指可數的，老爺請看那個不是這樣？」賁侯道：「若從舊親中尋，你看我們甥女聖如何？」

金夫人低頭不語，半晌才陪笑道：「常言道：『不敲現成鍾，卻去鑄新鍾。』聖姑娘有何不可，只是孟姑老爺只有那一個女孩兒，況且他家又是極富貴的，豈肯給我們這等人家。」賁侯捋鬚微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看你娘家的女孩兒們中，琴默到是為人性情溫和，待人寬厚，模樣也俊美，你道他如何？」金夫人道：「那孩子聰明兒、性情兒倒也罷了，只是身材平常，爐梅這孩子的聰明模樣都不在他以下，再說琴默的父母俱在，又有個兄弟，不愁尋不到好人家兒；只是爐梅這孩子，他父母就只有他一個，而且我那哥哥也早已去世，可憐我那鄂氏嫂子，看著我那兄弟的臉兒過日子，他女兒如能有了個妥貼的人家，也是了卻他一件大事。」賁侯大笑道：「夫人既有此意，何不早說，只顧兜圈子呢！原來不是為自己的兒子，倒是為娘家姪女兒的。」金夫人亦笑道：「也為娘家，也為兒子。」賁侯道：「這有何不可，但雖如此定了，因老太太愛惜璞玉之心重，還得慢慢回過了老太太方可提。」金夫人大喜，遂命快叫姑娘們來。

一時，德清、爐梅、熙清等都到逸安堂來，每人各獻了一杯酒。賁侯見爐梅，體態輕盈，一似玉樹搖春風，容華照人，恰如秋水貫晶瓶，心中也覺歡喜。金夫人將爐梅叫到跟前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想著我，給我繡了無量壽佛像，難為你這般心靈，這般手巧，姑媽歡喜不盡，也沒甚麼別的賞你。」說著取下自己頭上的一對嵌球如意黃金簪，給他戴在頭上，道：「我的兒，願你與我一般的長壽。」德清等早解其意，悄悄掩口向爐梅一笑。爐梅本不知其故，方欲叩謝，忽見德清等笑得蹊蹺，心中一動，方知其意，登時徹耳通紅，謝也不好，不謝也不好。正在窘迫時，幸賁侯喚丫頭們倒酒，爐梅遂趁便，說聲「取酒壺來」，便進裡間去了。眾人遂大笑起來。爐梅忙走出逸安堂後門，除下頭上簪子，給翠玉帶回綠竹齋去，自己卻往介壽堂而來。

剛走到角門，恰好璞玉迎頭來了。璞玉見爐梅來，遂止步笑道：「姐姐這大熱天，一個人往那裡去？」爐梅忽然心中一動，不覺紅了臉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微微笑了一笑過去了。璞玉心中詫異，也不便去追問。來到逸安堂，聽得眾丫頭們噥噥喳喳的議論，方知爐梅適才見面時臉紅的緣故，不覺心中大喜。

轉眼已是八月中旬。一日，璞玉、爐梅等眾人都在憑花閣聚會，正在說笑，忽一小丫頭跑進來道：「上房裡來了一群客人，聽說是爐姑娘的孀娘呢。」爐梅聞言大喜，遂同著德清等往介壽堂來。璞玉身先眾人跑到上房來看時，只見老太太坐在正中榻上，上首坐著爐梅的孀娘顧氏，琴默在身旁正色而坐。璞玉一見他來，正合其愛慕之情，喜不自勝，撥開地下站著的媳婦們進來，跪請了顧氏安。

且說那顧氏，四十多歲光景，面圓體胖，穿著鮮豔，一見璞玉，忙拉起手來笑道：「喲！哥兒這麼快就長這麼大了，比小時越發精神了，如今幾歲了？念甚麼書？」一連問個不住，璞玉一一對答。轉身又與琴默相見，琴默亦起來見了禮。隨後德清、爐梅、熙清等都來一一相見畢，大家歡喜親熱異常。

且說，顧氏太太與老太太敘了一會子話，金夫人便請到逸安堂去坐下，吃茶說笑。一時茶畢，顧氏起身開箱，將從家裡帶來的各色綢緞簪花等物取出，一一交付金夫人，又將果品等物分給眾人。

德清等領琴默到憑花閣來，少年姊妹，相別數月，自是說笑不盡。德清道：「時氣尚熱，琴妹妹脫了外衣坐罷。」琴默使喚瑞虹來起身換衣，爐梅笑道：「姐姐也奇了，這也不是沒來過的地方，何必又穿這麼多？」琴默笑道：「這都是我們姨娘硬叫穿的，誰還願意穿這些。」熙清向爐梅笑道：「你還說人家穿的衣服呢，琴姐姐如果願意穿，也不過穿了自己衣服罷了，那象你那會子穿了我們哥哥的藕荷寧綢緞底襟灰鼠袍，上面又套了他『一斗珠』灰坎肩兒，又穿了靴子，頭上戴了簪纓貂皮帽兒，就與我們璞玉哥哥一模一樣的，站在榻旁邊，老太太還不知道，只顧叫：『璞玉這裡來，仔細那邊掛的燈籠穗子拂落屋灰迷了你眼睛。』你不言語只顧笑，後來眾人都笑起來，老太太才知道了，也笑著說：『你成了男孩兒倒好看！』是這麼說的不是？」眾人聽了，回憶起往事，都笑了。琴默問道：「璞玉兄弟在那裡？怎麼沒來？」德清笑道：「他這也沒想別人，單單記掛著璞玉，想是還沒忘小時候的淘氣，又想在一起玩呢。」

正說著話，只見璞玉也隨後跟了過來笑道：「琴姐姐甚麼工夫到這裡來的，我只道是往綠竹齋去了，到那裡白尋了一趟。」爐梅笑道：「你當是琴姐姐看我去？姐姐那裡便賞我臉呢。」琴默笑道：「我是欲先拜見了這裡的主人們，再去見自己姊妹的。」

說畢，又向璞玉道：「孟嬾嬾可好？」璞玉道：「極好極安，多謝姐姐想著。」爐梅回頭看了外頭笑道：「又來了一位我們姐姐的密友了。」眾人抬頭看時，只見妙鸞笑嘻嘻的走進了來，琴默等抬身讓坐，妙鸞坐了。琴默道：「妙姑娘來的好，我給你帶個東西來了。」妙鸞笑道：「甚麼東西？先時姑娘送我們姑娘們紅瑪瑙戒指時，也不給我一個。」琴默笑著取出綉子，解開挽的巾角道：「看這是甚麼？」大家看時，與上回送的一般，瑪瑙的一個，白玉的一個，翡翠的一個，綠松石的一個，四個戒指共四包兒。

爐梅笑道：「你們看這人，上月送我們戒指時，一齊送來不就完了，為何今日才親自帶來呢？我道是甚麼奇物兒了呢，原來還是那個東西，可真是個奇人了。」琴默笑道：「你道這個奇了，待我說出原由來，讓大家評評，到底誰奇了。送你們的東西，雖不告訴那差人，因上面皆有字記著，你們一看便知。這送下面姑娘們的東西，若上邊寫了他們的名兒，又似拿大，若只用名字的頭一個字，寫了這個姑娘，那個姑娘，這裡同名的姑娘也多，也不知是送給誰的，況且那麼著不是又與送給你們的東西混了。若是差個女人來，我倒可當面交付明白，這個給誰，那個給誰。來的人偏又是外頭的，又不能當面交給他，因此不如親身來時再說。」

說畢，將四個戒指放下道：「妙鸞姐姐一個，秀鳳姐姐一個，錦屏姐姐一個，你們自取，餘下的一個，我自用。」妙鸞取了翡翠的，秀鳳取了綠松石的，德清取了瑪瑙的，命大丫頭送給錦屏去去了。剩下一個白玉的，璞玉道：「這個就給了我吧。」說著伸手去拿，琴默忙搶到手裡道：「這不是給你的，你男人家要這個作甚麼？」眾人聽了大笑起來。爐梅笑著向璞玉悄悄豎起指頭，划著臉羞他，璞玉亦笑道：「你不必羞我，慢慢走著瞧，看我能不能要了他的。」這裡姊妹們笑耍，表過不提。

卻說，老太太見顧氏雖是接爐梅來的，也不知他住幾日，遂吩咐灑掃整治了海棠院，叫顧氏母女住下。當下，時近中秋佳節，賁府裡預備月餅、葡萄、酒一應過節的東西，又熱鬧起來。

一日，眾姊妹自綠竹齋往介壽堂來，只見上回來的那個白老寡又來了，地下倒了一堆玉米、野菜等物，又一大筐內滿裝著豆角、茄子之類，放在身旁坐在地上，向著老太太絮絮叨叨的獻慇懃說話，老太太原是個憐貧濟苦的活佛，正與他談笑高興。

眾人齊入來，德清先笑道：「這媽媽不來多日了，身子還硬朗？」白老寡見姑娘們進來，忙起身合掌躬身，向眾人連連施禮笑道：「姑娘們好？都是福祿俱全的小姐們了！」又瞞著眼看了琴默道：「喲！這可就是福晉太太的姪女了，真真是福德之星都聚在一處了。」又絮絮叨叨說個不了。老太太命他坐下，問道：「老人家怎麼這許多時候沒來？」白老寡道：「我的老太太，我那天不想到這裡來，只是我們莊戶人家，天天不得閒。如今更兼到了秋天，滿地裡都是莊稼，我一早一晚在外頭揀菜弄井的幫著他們，只是老腿老手都不大活便，遇著颶風下雨常常跌在泥水裡。昨兒個摘豆角時景著些了，這右臂還在酸痛，雖然叫我們大腦袋去買來一付膏藥貼了，也不見怎麼樣。」一面說著一面自菜筐子底兒掏出一串青茭來道：「我們村野人，沒別的東西孝敬，這都是收的菜尖兒，送來嘗新的。」又見葉兒手裡拿著好幾個竹皮紮的籠子，裝了好多蠅蠅兒，都振翼吱吱的叫，腿蹬著西瓜花兒吃，白老寡接過來道：「這是我們大腦袋從山上捉來，孝敬眾姑奶奶們的。」說著送到德清、琴默等跟前來，眾人都按口而笑，叫丫頭們來收了。

老太太笑道：「你不得工夫來這裡，我們卻成日家沒事，關在這深宅大院裡，倒想尋個機會到你們村莊賞視田野風光，散蕩散蕩呢。」白老寡道：「老太太還想到我們村上住幾日散心呢，我的佛爺！我們村野去處，那裡有甚麼好風景。推開一扇柴門去看，狗窩也在窗下，豬窩也在窗下，更是雞窩也在當院。牲口圈也在當院，若是忽然颶起風來呀，各樣味兒可都全了，倘或下了雨，哎喲喲！你瞧那個味兒嗆鼻子吧，可真個躺豬圈、臥牛糞了。這裡軒宮深院，我看著比廟宇還好呢，我到這裡真象到了天宮仙境了。」老太太又道：「你也不常來，這會子來多住上幾日再回去。」白老寡道：「我也想住幾日，只怕累著老太太使不得。」老太太道：「累甚麼，倒是使我不寂寞的好。」

且說，德清見老太太喜歡白老寡，遂同琴默、爐梅等到外間商議請老太太游花園的事。璞玉先歡喜道：「明兒不就是八月十五了？我們就回明了福晉、姨娘，就說一來散散心，二來因二舅母剛來，正該設宴洗塵，料無不可，索性將明晚福晉、姨娘的月祭，也預備在園中，明日就樂他一天不好？」德清也高興起來，大家遂往逸安堂來，回過金夫人就去預備。璞玉又去清了老太太。這正合了老太太的心，自然歡喜。當日即遣車轎，將賁寅的女兒宮喜也接過來了。

且說，這宮喜年歲也只有十幾，比璞玉大兩歲，為人性情溫柔而氣質嚴毅，與琴默等同輩姊妹極相投合。當夜璞玉想著何處設宴、何處吃茶、何處歇息等事，一夜不曾合眼。自鳴鐘報四更時，才睡了一會幾，忽然醒來，見窗上大明，慌忙起來披了衣服，再看了看窗戶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，外頭必是天陰了，今日若下起雨來，豈不使大家掃興。」遂叫起嬾嬾丫頭們開了門出來看時，原來天雖亮了日尚未出。遂大喜，急忙盥手洗了臉，草草編了髮辮，忙忙的穿了衣服。因此時一早一晚已冷了些，套了一件寶藍夾紗短坎肩兒，便往花園來。只見滿園中花果熟老，藤草皆黃，婆子媳婦們正在灑掃園地，預備各處鋪設的桌椅綉褥及各項擺設，往來穿行不停。

忽然自西邊吹來一陣清風，風過處只覺芳香撲鼻，料是西北山坡上的那株桂花開了，遂過了橋，穿花拂柳而來。只見金花朵朵，玉葉層層，流馥雲外，正在盛開。璞玉想起李義山的桂花詩來，口內低吟，徘徊左右，愛戀不捨。只見琴默頭戴天藍緞昭君套，身披大紅嘩嘩緞斗篷，領一個小丫頭，從山坡下走上來笑道：「你一個人在這裡乾甚麼？」璞玉笑道：「我是尋了這新開的桂花香來的，見他一夜之間，盛開如此，正在不忍離去，姐姐這是從何處而來？」琴默道：「我與姊妹們同來看他們打掃園子，也是忽聞香氣尋來的，他們都往來山軒去了，這會子也快來了。」璞玉素知琴默為人幽靜持重，遂趁機道：「原來姐姐也是尋香而來，斯之謂幽香豈可隱乎哉？」琴默見他說自己，四目相視，微微一笑，也不言語。

忽見德清、宮喜、爐梅、熙清等都來了，齊笑道：「好啊，新花開了，你們兩個卻搶先來看。」爐梅又道：「我們就罰他兩個，設宴賞花。」宮喜笑道：「真個該罰琴姐姐和璞玉兩個，既知開了這麼好的花，也不知會一個人，但你們兩個來偷看？偏我們這幾個人，不配看這花了不成？」琴默笑道：「我原也不知道，聞了香氣尋了來的，也是剛剛來到，你們可別錯怪了。」璞玉忙道：「且別說閒話了，你們來好好看這花，實是比往年開的好，你們再聞聞看。」眾人聽了擁至花前，熙清、爐梅二人更登上山石欲折樹枝，璞玉焦急，架隔這個遮攔那個的央告道：「你們盡情看、盡情聞都使得，只是別折下來。」爐梅笑道：「我偏要折一大枝下來插瓶去。」璞玉越發著了急，只顧欠背躬身的求免，眾人大笑。又計議如何設宴賞花之事，琴默道：「若宴賞此花，須得先在上面陳上一個大帷幔。」爐梅道：「只不知甚麼色的好。」熙清道：「見有個現成的五色錦制帷幔，不知可使得不得？」德清道：「忒花哩忽哨的也不好看。」宮喜道：「正黃色的如何？」德清道：「那又成了上下一色，太素了。我那裡倒有個白紋並梅花的月白蓋頂大帷幔，不知好不好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好！」遂忙喚丫頭們取了來，吩咐媳婦們架了起來，再看時，只覺清鮮倍增，芳氣愈濃。

德清又與琴默商議，再命結紅球流蘇等花樣加以修飾，又綁了富貴不斷頭籬欄。大家在山石上設褥坐下，商議何處設宴。有的說在花下好，有的說在欄杆外山坡上好，其說不一。璞玉道：「花下太近了，崖上又太涼，若再設個帷幔，又沒意思了，依我看來，設在隔水對岸東面的曲亭上不好？你們大家看，正對面不是？我們都到那邊再望望，倒更可隔水增輝呢。」眾人遂走下山坡，繞過水來到亭子上，看著擺下桌椅，德清叫丁香去吩咐了廚房裡作的肴饌，又從丫頭們中選出會使樂器的。爐梅的丫頭畫眉使四弦，翠玉使笙，琴默的丫頭瑞虹使篋，憑雲使鼓板，德清的丫頭檳紅使洞簫，將諸般樂器，齊備在亭前小套間內。

原來這座亭子，臨水而立，兩側翠竹、梧桐成蔭，正對面山坡上幾坐小丘相疊，復徑曲路互相交織，那株桂花正對亭而開，影射水中，碧帷紅欄，香馥光輝，兩旁群樹叢生，猶如侍衛相從。